



《字裡藏醫》

徐文兵 著
野人文化／出版

《疫病、醫學與殖民現代性：
日治臺灣醫學史》

范燕秋 著
稻鄉／出版



《帝國與現代醫學》

李尚仁 編
聯經／出版

在傳統的中醫觀念中，「疾」是會意字，指人中箭，本義指急性病，或是初期的癥狀，也可作為形容詞，同「急」，有時也作動詞，同「嫉」，意指痛恨、討厭的意思。而「病」則是形聲字，含義是加重的疾或是合併的疾，因此病是急性轉為慢性的疾病。整體來看，「疾病」結合了急性淺顯以及慢性深沈的痛苦。從這樣的角度來看，臺灣的農業社會就曾歷經了急性與慢性的疾病。

甲午戰爭之後，日本依馬關條約取得臺灣與澎湖，但總督府發現當時的臺灣瘴癘盛行，甚至一度傳出要以一億日圓的價碼轉售給法國。儘管最後沒有成真，但臺灣特有的亞熱帶氣候，的確對在臺日人在適應上造成了不小的挑戰，甚至還因此出現了一種新的疾病類型——「熱帶神經衰弱」，俗稱「臺灣ぼけ」（臺灣呆），人會變得又懶又笨。

另一個凸顯臺灣早期衛生落後的著名例子是，殖民時期的第二年，總督府開始取締隨地便溺的不良習慣，但是這對當時的臺灣人來說，

簡直無法相信，甚至一度被拿來當做反抗日軍的重大理由。面對這樣的問題，也不怪乎蔣渭水在1921年時替臺灣開了一帖「臺灣診斷書」，主要的病狀為頭痛、眩暈與腹內飢餓感，因此導致道德頹廢、人心澆漓、物欲旺盛、精神生活貧瘠、風俗醜陋、迷信深固、頑迷不悟、罔顧衛生、智慮淺薄、不知永久大計、只圖眼前小利、角落怠惰、腐敗、卑屈、怠慢、虛榮、寡廉鮮恥、四肢倦怠、惰氣滿滿、意氣消沉、了無生氣。

但臺灣歷史上最為明顯的疾病，非屬瘧疾這種急性傳染病不可了。1895年的乙未戰爭，當時的能久親王在遠征臺灣時就是因為感染瘧疾而過世。甚至因為瘧疾導致的貧血會使得血紅素下降以及膚色轉變，而特別稱之為「臺灣色」。要等到七十年後，臺灣才取得世界衛生組織所頒發的「臺灣地區瘧疾根除證書」，這張證書得來不易，是結合了美國、臺灣政府、公衛人員與DDT科技的協作，但在這張證書的背後，還是有許多看似突兀甚至莞爾一笑的趣聞。

1954年的一個報告指出第一例DDT（滴滴

馬克

不是在買菜的路上，就是在前往圖書館的途中。
經常來往的地點，造就他的最大夢想不是開一家
館子，就是當書報攤主人。廚藝尚待努力，摸摸鼻
子先從紙上書報攤做起。

涕)對人體的影響，臺灣南部某家庭在中元節製作貢丸時誤將約40公克的DDT混入原料中，製成70顆貢丸，由家中的11名成員分食，這些成員雖然都出現急性中毒的症狀，但是經過治療，所幸兩天之後都痊癒了。但更有趣的是，是一則「空降貓」的故事，這則故事有許多不同版本，內容主要是1953至55年間，WHO在馬來西亞執行除瘧計畫，小島上的貓在DDT噴射後，全死光了，為了滅鼠預防鼠疫和斑疹傷寒，WHO只好以空投的方式，空降貓到山區的小村落。這個故事於1954年刊登在紐約時報，後來又被改編為童書，在美國家喻戶曉。

但有許多疾病，是DDT這樣的現代科學所無法根治的，畢竟傳統農業社會是一個「熟人社會」，它包含了諸多傳統的疾病觀，而從根本上區別於現代工業社會。一般農業社會的看法很少是醫學上說的身體缺陷、器官機能異常或是生理狀態失衡，他們純以外表感覺來認知疾病，例如身體不爽快、艱苦、不能作息就是病，但感冒、刀傷、割傷不算是病。病是指體內病，令人無法維持日常原有的生活規律。不僅如此，農業社會主要由「非專業」或「半專業」的鄉村醫生提供基本醫療服務。這當中，最重要的就是「乩童」的宗教性醫療行為，但千萬不要小看或鄙視這樣的醫療行為，乩童可是精神科醫師最主要的競爭對手。以下是一段30多年前在深坑相當有趣的田野記錄：

家屬：「李XX的身體呢？」

乩童：「頭昏眼花，四肢無力，肚子痛」

家屬：「是」

乩童：「家中主星(戶長)幾歲？」

家屬：「37歲」

乩童：「犯太歲，今年歹運，胃口不好，不吃東西，

人很疲倦！」

家屬：「那他太太呢？」

乩童：「今年好多了，去年運更壞！但仍在吃藥，明年會好，經過醫生檢查沒？欠血？」

家屬：「是」

乩童：「青江菜、菠菜不要吃！口乾？(家屬：是)火氣大！子時吃三座符令，亥時三座符令洗身，加陽莆草洗，也可以吃。(家屬：哪裡有？)請老夫人(乩童祖母)去採，下次來再給紅包。不用去買，買也買不到，要向老夫人買，不可不買，一點意思即可。明年運會好，且會有喜」

家屬：「但已結紮」

乩童：「那本王不敢作主，是他們夫妻自己作主」

這段田野記錄有趣的不是乩童能天馬行空、鐵口直斷男主人的身體狀況，也不是違反常識而提醒女主人要補血就不要吃含鐵質的菠菜，更不是囑咐要以自家出產的符令與藥草來改運消災。有趣的地方在於乩童預測女主人明年會懷孕，但得知早已結紮後的尷尬對話。

而由這段有趣的紀錄中，我們可以判讀到疾病在農業社會中的異質性，疾病可以是評估一個社會是落後或進步，也可以是一個評斷文化素養的指標，治療疾病的處方有可能會導致另一種非預期的疾病效應，最特別的是，疾病也是一種文化意涵，看似矛盾與非理性的診療對話，其實是在地的疾病理解框架。 ■